

这是一本坦诚的书

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命运

1958:

陈情书

姚鄂梅 著



1
9
5
8
:

陈情书

姚鄂梅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958:陈情书/姚鄂梅著. 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6.7

ISBN 978-7-5321-5905-5

I. ①1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54945 号

责任编辑: 陈 蕾

封面设计: 胡 俊

插 图: 胡 骞

1958:陈情书

姚鄂梅 著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

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崇明裕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66,000

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905-5/I • 4722 定价: 3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9404766

目 录

第一部 给佛祖的信 / 1

第一封:师父走了 / 3

第二封:他们疯了 / 32

第三封:羞我、侮我 / 44

第四封:自侮 / 74

最后一封未寄出的:回到起点的终点 / 97

第二部 一个孩子 / 147

水库:捡来的孩子 / 149

知识青年:失踪的孩子 / 182

进城:生气的孩子 / 215

回家:失而复得的孩子 / 234

尾声 凿通抵达山顶的石阶 / 265

后记 站在黑暗的荆棘丛里,仰望北斗星 / 273

第一部

给佛祖的信

卷之四



第一封：师父走了

站在我这里，能看见整个会场，七八个男人围着一盏马灯坐着，有人指手画脚，有人一动不动。陈光中坐在左边第三个，他们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。

空气中弥漫着硫黄与火焰的味道。

这味道是从两个巨大的锅炉里发出来的，它们像妖怪一样叉腰耸立，突突直冒热气，那里面有各种铁，铁锅铁斧，铁耙铁镰，铁锤铁钹……这些铁家伙，一部分是按人头上交的任务，一部分是干部们深入各家各户，从门背后、床底下搜出来的“废”铁，还有一部分是根据举报线索，组织人马从池塘里捞上来的。炉前有人两天两夜没睡了，谁都不肯回去，怕错过出钢的光荣时刻。运柴火的人像搬家的蚂蚁，成群结队，来来去去。

我上中班，但现在已是夜班时间，师父早就回去了，我还想再待一会。师父说我现在不听她的话了，其实我只是想尽快适应新生活，毕竟我们已经被宣布还俗，不再是药师庵的师徒俩，而是社员，两个女社员。不过，光中说我其实不够资格当社员，因为我才十四岁，他说社员必须在十六岁以上。两岁之差，谁在

乎呢,我十二岁时,人家说我九岁,我十四岁,也就是现在,却有人这样问我:你应该有二十了吧?要不,十九?我不知道我的身体在十二到十四岁这两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,令我从童年一步跨进了青年。

我故意在小茅屋前晃了一下,光中看到我了,但他假装没看见,他的视线越过我,漫无目的地投向远方,然后才不慌不忙地收回去。

下了班不要急着回家,要在工地上待一会,要让领导看到你。这是光中帮我出的主意。他只比我大两岁,为人处世却像比我大了二十岁。他说,要想给人留点好印象,就要做积极分子,至少装得像个积极分子。他说我现在最要紧的是留给别人一个好印象。你看你,还识文断字,你应该比哪个女人都有前途。这是他的原话,我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前途是什么意思,但我愿意留在工地上,因为工地热闹,而且也没多少事,比如现在,我就在光中他们开会的茅屋附近烧茶水。这简直不叫活儿,回到药师庵也得烧茶水,药师庵的柴火还没这里的好呢,这里烧的都是山上锯下来的树,不用管它,自己就能燃出熊熊大火来。茶烧好了,也不用我送,工地上的后勤人员会来我这里挑过去。他们对我很友好,因为我分担了他们一部分工作。

下山后才知道药师庵有多冷清,除非有人来找师父要草药,平时不会有人来。药师庵的香火全靠师父的草药支撑,因为来敬香的人,几乎都是师父的病人。师父决定把做草药的本事传

给我，当我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女婴，拖着湿润的脐带，躺在药师庵前的一只竹篮里大哭的时候，师父就是这么想的。这个想法给了我生存的机会，否则我可能早就托身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还俗的命令改变了我们的计划，师父很生气，我却有点窃喜，我从没在山下待过一天以上，现在突然天天混在他们中间，我感到眼睛不够用，耳朵也不够用，到了晚上，我的梦里都是人山人海，红旗飘飘。

偶尔，我能旁听到一些会议内容。上面又开会了，钢产量还没达到定额，得紧急新建一批锅炉。覆船山分到一个指标，三天之内必须投产，十天之内必须出钢，向某某大会献礼。这不难，难的是砌炉子的砖不够，任务来得突然，取新砖又少不得那些流程，即便天气凑巧，也得十四五天。

一个人伸手捻小了马灯的油捻子，会开完了。统一的意见是要拆掉药师庵，老青砖拿来建锅炉，绰绰有余。两个尼姑既已根据政策还俗，还住在庵里，像什么话？正好给我赶出来。光中提醒他们，马上就是冬天了，万一把人冻死了，传出去，人家会说我们覆船山的人不厚道。

多亏了光中，他们才想起来，还有一个废弃的旧磨房，可以给我们暂住。

光中的眼睛又不经意地飘了出来，我迎过去，但那只是一瞬间，我们碰在一起的视线马上分开了。光中说过，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我们的关系。

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我也说不清楚，反正打记事以来，除了师父和光中的妈妈，我见得最多的人就是光中。光中妈曾经跟师父说，等光中长大了，成家了，她就削发，住到药师庵来。鉴于这个原因，光中妈三天两头往药师庵跑，光中尾巴一样跟在她后面。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刻，两个大人去一边聊天，做药膏，我们两个则躲在经幡下偷吃供品，抠菩萨手上的金泥，庵前庵后地打闹。对我来说，世界上的熟人就只有光中。我不能称他为朋友，师父说，我们这种人是没有朋友的，我们也不需要交朋结友。

我不能继续在工地上消磨了，得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师父。

师父正在整理那些药方，对我带回来的情报，表现得无所谓：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的！师父的小楷很漂亮，四岁的时候，她就教我写字，一直写到今天，她还是不满意。她说我总是安静不下来，这个原因导致我至今什么都没学成，书法，草药，全都是半桶水。

她说，我把这些药方抄给你，说不定以后对你有用。

师父的手有些抖，毕竟六十多岁了，白天又跟年轻人一起干了一天活。我说，让我来抄吧。但她不让，她说她就快抄完了，她要保证这本药谱从头至尾都是她的字迹。

将近子时，师父收起药谱，对我说：该开始我们的正事了。

师父怕我荒疏了本业，前不久给我立了这条新规，也是她自己的新规：每天睡前必做功课，天晴下雨，刀山火海，不能阻隔。

我提醒她：被人发现要挨批的。她根本不怕：谁深更半夜还来检查？禁得住我的身，禁不住我的心，只要有心，没什么事办不到！

师父打开经书，我则为木鱼缠布条，以防清脆的木鱼声被人听了去。趁这机会，我问师父：佛祖知道我们遭遇的事情吗？

当然知道，佛祖无所不知。

那他为什么不出来阻止？他不是法力无边吗？

佛祖自有他的安排，不劳你来操心，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。

师父总是这么有信心，刚下山时，我担心我们将被山下的人事淹没，佛祖再也看不到我们。师父说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定期给佛祖写信，就算我们的心意被山下乱七八糟的事遮住了，白纸黑字的信佛祖总会看到的。当晚，师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率先给佛祖写了一封信，她不让我看她写的，她说她也不会看我写的，因为我们业力不同，写的信也会不同。我不知道她写了什么，只看到她一边写一边抹眼泪。过了两天，天还没亮，师父把我从睡梦中摇醒，告诉我，佛祖收到她的信了，佛祖为她的信做了批示了。我从没见她那么高兴过，双眼发亮，声调夸张，一向沉稳持重的她，转身出去的时候，甚至跳跃了一下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睡下的，也许我是念着经书倒下的，第二天，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不在床上，而是在佛堂里，师父正坐在一旁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慧德，你知道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？师父看上去一夜

未睡。

我摇头。

我没有为你梳过辫子，一次也没有。我至少应该在你剃度前给你留一次长发的。

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，连我自己都没这样想过，我从没向往过长发，就像我从没想过何时到月亮上去走走。

不久，外面就响起了喧闹声，拆庵的人已经上山来了。

根本不用跟我们打招呼，径直闯进来，一些人爬上屋顶揭瓦，一些人在里面撕扯长长垂挂的经幡，收集焚香用的炉子，还有些人在抠菩萨身上的金泥，他们怀疑这是真的金子做的。

我们拿出捆好的被窝卷，一点日用品，远远地站在旁边看。我紧靠着师父，她的眼皮无动于衷地垂着，身体却在轻轻抖动，嘴唇也在轻轻颤动，我知道她在干什么，我甚至知道她正在念哪部经。

有人催我们快点下山，没必要站在这里看拆屋。这是个好心的人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眼睁睁看着别人拆自己的屋，心里总不好受。师父叹了口气说：走吧，该走了。

半道上，师父一屁股坐了下来，我以为她崴了脚，忙蹲下去察看。她不耐烦地推开了我。我这才发现，她脸上变成了苍灰色，像在哪里抹了一层灶灰。

他们这是把我们往十八层地狱里赶呢。我第一次从师父的声音里听出了青烟一样的怨气。

已经有些人在修葺那个旧磨房了。我告诉师父，要是没有光中，我们连旧磨房都住不上。

师父闭着眼睛合了一下手掌：感谢救苦救难的菩萨，你不知道吗？那不是光中在帮我们，是菩萨在帮我们，菩萨指使光中这么干的。

我也跟着合了一个掌，对呀，不然，为什么光中一直很注意在人群中撇清跟我们的关系，这回却那么大胆，在会上站出来为我们说话呢？

我们没有资格在炉前那么光荣的位置上工作，我们的工作只是洗河沙。

我怕师父受不了那个湿气，想去跟红脸膛的队长求情，换个工作，师父不答应：不求他们！让他们看看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寄生虫。从开会宣布还俗那天起，就不断有人在说我们是寄生虫，师父烦了，反驳道：我们一样也在春种秋收，我们一直都是自食其力。人家马上说：那你给我们说说功德箱里的钱到哪里去了？师父也不示弱：我的草药膏你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，谁付过半分钱？人家说：还说呢，吃了你的药的，后来都复发了，师父一声冷笑：人吃了饭还会饿呢，没听说吃一顿可以管一辈子的。

师父很快就在河里泡出病来。我去请假，红脸队长干笑两声：她既有菩萨，又有药，怎么还生病了呢？我说：师父到底年纪大了。队长哼了一声：我这里年纪比她大的人多的是，人家都在劳动。我无话可说，猛地朝他跪下来，他一退，生气了：喜欢跪你

就跪吧,今天你来请假,明天他来请假,生产还要不要人搞啦?反正已经跪了,我不介意用膝盖追过去:她真的病了,身上烧得火烫,她要是死在河里,以后恐怕无人敢下河了。队长的脸更红了,愤怒地扔下两个字:好啦。我知道,这就是准假的意思。

师父卧床七八天了,肉身一天天松软下来,摸上去像豆腐皮,脸上也变成了草纸颜色,原来平展展的眉毛,现在往两边耷拉下来了,眼窝深陷,不睡的时候,两粒圆圆的黑眼仁,奋力穿过多皱的眼皮,死死地望着某个地方,像在跟谁论理。只有额头还没变,还是方方正正、福寿绵长的样子,靠近眉毛的地方,有一条刀切般的淡褐色印痕,那是常年戴帽子勒出来的。

知道什么叫身在曹营心在汉吗?师父望着磨房屋顶问我。

不等我回答,又说:人可以还俗,心不要还俗,否则,吃亏的是你自己。

那我该怎么做呢?

从前有个和尚,云游路上被歹人所害,割去了舌头,卖给人家做苦力,到了这种程度,他还是想诵经念佛,可又发不出声音,怎么办呢?他想了个好办法,把他要念的经用手蘸着水在地上写出来。写一遍等于念十遍,写了几年,他的舌头重新长了出来。

师父说着说着又睡过去了。

这天半夜,我莫名惊醒,见师父好好生生地坐着,一脸的平静安然,就问:师父你好了?师父说:是佛祖让我好的,佛祖把我

的病一把全抹去了。

我去给你倒杯水。我挣扎着往起爬，师父说：我不渴，就想坐会儿，好几天没坐了，你睡吧，年轻人，瞌睡大。

这话似乎能催眠，还没听完，我就倒在地上，昏昏然睡了过去。

第二天，我被工地上的军号声吵醒，睁眼一看，师父还在打坐，这正是我最佩服师父的地方，师父只要想坐，准能把自己坐成一尊石像。

匆匆擦了把脸，就出门往工地上跑。队长说了，既然你师父请了假，那她分内的工作，就得由你来完成，也就是说，我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。

路过三个炼钢炉的时候，身体陡地一阵燥热，温度太高了，连空气都要被点燃了，再看看疲惫又兴奋的值夜烧炉工，头发眉毛上铺着厚厚的灰烬，两眼熬得通红，却不肯回家休息，让值白班的顶岗上阵。能亲眼看见钢水通过自己的劳动慢慢流出来，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，谁都不想错过这样的光荣，于是烧炉工越来越多，密密麻麻站了一圈又一圈，把火球般的炼钢炉团团围住。

没走多远就碰到了队长，队长红脸一板，拔高嗓音：她怎么还不上工？太不自觉了！去，把她叫出来，马上给我下河去。

我想也是，师父都能打坐了，应该可以出来走走了，也不用她下河，她只去点个卯，活儿我来替她干。

推开门一看,师父还在坐着,正要说话,突然觉得师父的姿势不对劲,背直得过分,头又有点侧歪,轻轻碰了下师父的背,竟扑通一声倒了,倒了还是打坐的姿势,盘着的两腿高高竖起,僵直的颈项引着脑袋斜斜地戳向地面,浑身冰凉如铁。

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,师父走了,她用这种最高级的仪式,把自己送到了极乐之地。

第二阵军号声传来,这是提醒那些因故没能及时赶到工地的人,此时再不到,今天的出勤表上就没有他的名字,食堂里按出勤表上的人头供应饭菜,任何人都没法混到饭吃。

但它们现在跟我不相干了,我的当务之急是让师父体面下葬。首先得把师父弄平。试了试,纹丝不动,想找人帮忙,出来一看,周围空荡荡的,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

对了,应该先找队长请假,至少需要两天时间才能把师父的后事处理好。师父早就交代过,她死了,就埋在庵后的桂花树底下。桂花树已经不在,了,希望树坑还在。

好不容易找到队长,队长却只肯给一天时间。死了就死了,死人的事天天有,一天就够了,一切从简,你以为你还要披麻戴孝、大摆筵席?

我去借来一辆板车,因为板上有除不掉的牛粪印子,就抱了棉被出来,垫在车上,又往师父头上罩了件袍子,再把师父一寸一寸往板车上抱。既然师父中意这样的姿势,我就只能把坑挖得深一点。

没走多远，我就被人包围了，女人们率先围了上来，撩起师父罩在头顶上的袍子，啧啧称奇。男人们也丢下手里的活计赶了过来，说笑之际，粗大肮脏的手试探着伸向师父。我大声呵斥他们，像驱赶偷嘴的牛犊一样挥舞双手，但我越是愤怒，他们就越是来劲，我的双手很快就被淹没了。我在人缝里看见了光中，大声喊道：光中帮我！

人群轰地一笑，一起尖着嗓子学舌：光中帮我！光中帮我！

队长带着一拨人赶了过来。

谁允许她这样的？她这是公然挑衅！

队长围着板车转了一圈，诡异地笑了下，去跟另外几个男人低声商量。

然后他来到师父身边，一脸沉痛地说：你这个人，真会添麻烦！你这个样子，让我们如何是好呢？回头一招手：来呀！都过来呀！

第一个过来的男人，额头上长着个青蛙状的肉瘤，第二个男人长着一副山羊胡须，个头却小得像孩子，第三个男人脑袋方方，皮肤黝黑，像块烧黑的大砖头。他们害羞似的扭捏着走过来，一边走一边向后看，那里有几个男人面露难色，有一个假装咳嗽，咳得蹲到地上去，再也起不来，还有一个突然跟自己的女人吵起了架。

队长点名了：光中！光中呢？

光中在外面喊：哎哟不好，我要拉屎了。